

中医哲学

的
时代使命

ZHONGYI ZHEXUE DE SHIDAI SHIM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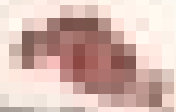
主编◎张超中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毛泽东

时代使命



中医哲学的时代使命

主 编 张超中

编 委 陈其广 张 南

张超中 柏 杨

王桂茹 刘东江

中 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医哲学的时代使命/张超中主编.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80231-773-4

I. 中… II. 张… III. 中医药: 医学哲学 IV. R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7937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北京市亚通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5 字数 259 千字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31-773-4

*

定价 34.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 64065415 010 84042153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序 言

2004年，经李长春、刘云山、李铁映、陈奎元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由罗希文研究员主持的“中医典籍研究与英译工程”列入了国家社会科学发展规划。2005年，这一课题成为当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该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过程中，有关研究人员认识到，中医哲学问题不仅是典籍研究和翻译的基础问题，也是重新看待和评价中医学、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和中国科学的核心问题。因此，要继续深入推进项目研究，就需要有更多的专家参与进来，而成立学会则是一种比较好的联合、沟通和促进创新的方式。在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下，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于2006年7月2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后正式登记注册。

2007年1月29日，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已经自觉发挥中医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学术、文化和社会功能，中医哲学也开始正式承担起自己的“时代使命”，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探索新的可能路径。可以说，从中医哲学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确实比较新颖和独特，因为廖平先生虽然曾经开启以《黄帝内经》解释儒家天人之学的先例，但是这种智慧灵光却没有成为近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主流，恰恰相反，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学术的原创性在整体上遭受全面解构的危险。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医学的日益萎缩也印证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而使得“文化扶持”成为当前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首要任务。这个看法与片面强调借助于现代科技促进中医药创新发展的“主流”做法具有实质性的差异，其主要不同就在于从整体性的内涵来看，中医药是一种文化优先的理论、知识和技术体系，没有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中医药的“繁荣发展”不能持续，这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经验。不过我们也看到，由于近现代的中国学术研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中医药的存在，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尚没有得到有力阐释，并且至今没有找到真正包容和接纳西方文化的主体基质。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医药精神的生生不息和兼容并蓄，中医药出入于儒家、道家和佛家等传统各家学说的

文化现象，其在性质上具有担当起文化多样性时代下促进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的学术潜力。由此来看，中医哲学的原创性问题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自主创新时代下一代学者的自觉选择问题。

参加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有关学术活动的专家已经意识到原创问题的重要性。2006年9月1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前的预备会议上，与会专家认为，以“原创”为转归的学术路径是中医哲学走入现代社会与生活的精神特征。2007年7月1日，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联合召开了“创意产业：中医药发展的新路径”学术研讨会，基于原创的中医药发展路径从“创意”的角度得到了新的具体阐明。另外，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重大项目，并呼吁制定和实施“国家中医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充分发挥中医哲学的时代功能，补齐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短板，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

本书在上述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预备会议和有关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发言的基础上，选录了其他相关文章，共62篇，分别以“中国文化的医学时代”、“思想、原创与机遇”和“中医药发展的新路径”为名按三部分编辑成册，作为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的首份学术文献资料。本书大部分文章的题目为编者所定，力求尽量符合言者意旨。张超中、张南、陈其广、刘东江等人为本书定稿付出了辛勤劳动，罗希文、刘长林、潘桂娟、张其成等学会负责人参与了书稿审定，北京中医养生研究中心襄助学会顺利成立，北京御生堂中医药博物馆协助举办学术活动，北京博爱堂名医馆馆长，中医影响世界论坛发起人、秘书长李俊峰先生慷慨资助，鼎力支持本书出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不计得失，志存高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

2009年10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中国文化的医学时代

中医哲学研究的时代使命 方克立	(1)
中医理论研究要跟得上国力发展 任继愈	(5)
向世界宣传中医哲学是我们的责任 罗希文	(7)
唤醒“自然合理”的中国文化主体意识 楼宇烈	(9)
中医的回归和贡献 张大庆	(15)
研究中医哲学,拓展中国哲学 张其成	(16)
研究中医哲学,推进科技发展 李惠国	(18)
在实践中研究和发展中医 周桂钿	(20)
高屋建瓴看中医 王旭东	(23)
呼唤医学传统精神的回归 邱仁宗	(25)
应当加强中医哲学的范式研究 闵家胤	(27)
中医学不要拜倒在“科学”的脚下 陆广莘	(37)
彻底推开人类科学的另一扇大门 刘长林	(42)
促进中医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互动发展 李存山	(45)
五行是以人为本的哲学 曹东义	(48)
中医发展需要自己的哲学和路径 孟庆云	(52)
应用中国医学方法论来解蔽纠偏 林中鹏	(55)
中医哲学如何“接着讲” 程伟	(59)
贯通中医研究的文理、哲理和医理 周发祥	(61)
应该站在人的立场上来思考中医学 杨玉辉	(62)
寻找中医哲学演化的逻辑原点 任秀玲	(64)
建立中医共同体的哲学 张宗明	(66)

中医哲学的时代使命

忽视、漂泊和回归的现象背后 马晓彤	(68)
最主要和急迫的任务是遏制西化 傅景华	(69)
“文化自觉”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 潘桂娟	(72)
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中医 张超中	(78)
中医哲学是具原创性的科学哲学 刘长林	(83)
中医哲学的内涵及使命 任秀玲	(90)
中医药存亡的关键 张绪通	(92)
中医是一门成熟科学——晰博先生谈中医 满晰博 周建平	(97)
中医的科学性特点 沃尔纳	(104)
中医学发展的第五个时代——中医心身医学 赵志付	(110)

第二部分 思想、原创与机遇

为什么要成立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 张利民	(113)
从中医典籍研究到中医哲学研究 张南	(115)
恢复中国哲学的历史面貌,增强民族自信力 罗希文	(117)
通过中医领悟整个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楼宇烈	(121)
回归中医的原创之思 王树人	(125)
中医的危机和出路 贾谦	(127)
我们一小步,人类可能一大步 刘长林	(131)
重视科学的文化性和民族性 周桂钿	(134)
中医是中国哲学的生命载体 胡孚琛	(137)
正本清源,发展中华医道 傅景华	(139)
中医哲学的渊源和特征 张其成	(145)
中医哲学的“元”问题与文化建设 邱鸿钟	(148)
中医传统的哲学性问题或发展焦虑 程伟	(153)
发展中医不必太“谦虚” 张晓彤	(157)
学会建设要凝聚力量,发挥社会功能 陈其广	(161)
提倡文化集成,促进“综合创新” 张超中	(163)
中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及意义 邱鸿钟	(165)

第三部分 中医药发展的新路径

以“文化创意”促进“研究”和“发展” 张超中	(168)
抓住机遇,走出危机 罗希文	(170)
以原创性带动中医药产业发展 金吾伦	(172)
把握阐释中医的底线 刘长林	(174)
借鉴传统产业的成功转型经验发展中医药 张晓明	(176)
哲学思路决定产业出路 刘光明	(180)
官产学研的创意结合 梁峻	(181)
从健康服务中谋发展 刘忠齐	(185)
支持中医药创意产业需要实际行动 王广发	(186)
以中医之道检验西医 傅景华	(187)
要重视信息与知识的作用 张承耀	(189)
中医药博物馆可以作为试验区 柏杨	(190)
中医的渊源和对中医学发展的思考 王文奎等	(190)
坚持百家争鸣的原则推进中医流派的发展 李俊峰	(210)

附录 部分媒体对中国哲学史学会 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的报道

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京举行	
光明网	(212)
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13)
中国哲学界为中医发展提供人脉支持——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	
中国中医药报	(214)
中医哲学是中国哲学重要组成部分 健康报	(215)
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需要人文支撑 科技日报	(215)
让中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 委员会在京成立 中国中医药论坛网	(218)

第一部分 中国文化的医学时代

中医哲学研究的时代使命

方克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尊敬的任（继愈）老、各位学者、各位朋友：

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经国家民政部批准，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了。这是中国哲学界和中医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关系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关系到 21 世纪中国哲学与科学发展战略的一件大事。

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酝酿和筹备的过程我基本上都了解，也颇有一些感触，在此先给大家汇报一下。

2005 年 4 月，以我院哲学所罗希文同志为首席专家的“中医典籍研究与英译工程”，在李长春、刘云山、李铁映、陈奎元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被确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项工程得到了科技部、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等单位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与协作，特别是得到了科技部以贾谦同志为首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积极支持与合作。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就是在这些单位的哲学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们的共同倡议、共同努力下开始筹建的。2006 年 3 月，中国哲学史学会首次向挂靠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递交了设立该专业委员会的申请书，并上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民政部；7 月份，民政部就审批下来了。我的印象中，在中国哲学史学会下属的各个分会里，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是申报时间最晚而批准得最快的一个。之所以如此，我想自有其特殊的道理和意义。

大家知道，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和社会上有所谓“中医存废之争”。这个争论不是第一次，而是多年来存在的一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多次，争论了好几十年。这本来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成问题的问题，为什么会几十年争论不休呢？关键是在哲学理论上出了问题，在思维方式上出了问题。就是西方重分析、重实证的思维方式被看作是唯一科学的思维方式，而把东方的系统整体思

中医哲学的时代使命

维、阴阳平衡理论看作是非科学的，甚至指责为“伪科学”。本来中西医并重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中央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么一个发展战略。但是在西方中心论、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主宰和横行下，长期以来中医事实上一直受到挤压，不断地被边缘化。所谓“废其医，存其药”，就是让中医理论失去“体”的地位，仅给中药保存一点“用”的价值，走进了“西体中用”的严重误区。现在以科学主义面目出现的西化派进一步提出了“取消中医”的口号，要让中国的医学成为西医的一统天下，可见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何种地步！思想文化战线的形势已经到了不得不提出“保卫中医”的口号并且付诸行动的时候了！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就是在这么一种严峻的形势下成立的，它确实有着特殊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不得不承担起自己不可推卸的时代使命。

首先，中国哲学史学会下面成立这么一个专业委员会，就表明了中国哲学界，至少是中国哲学史界同仁的鲜明态度，不但明确地支持中医事业的存在，而且要为它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历史文化支持和哲学理论支持。

其次，从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筹备和成立的过程可以看出，它得到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部和民政部等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说明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主管部门是坚决贯彻执行中西医并重的基本国策的，是不赞成取消中医的。

最后我们来看民意，通过民意看人心。尽管西化派发动了所谓万人签名要求取消中医，但是我们从网上、报刊上和广泛的社会舆论来看，反对取消的声音远远大于支持取消的声音。千千万万受惠于中医、信赖中医、热爱中医药事业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是坚决反对取消中医的。

学术界、中央主管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都很鲜明，可以说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取消中医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医药事业在我国是科学的、正义的、前途无限的阳光事业，是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应该在这个事业中起到理论先导的作用，它一成立就非常明确自己的历史责任。

从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建设发展来说，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医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黄帝内经》是中医哲学的原典，也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过去有一种比较片面的认识，就是认为中国哲学主要是社会政治哲学、道德伦理哲学，而疏于对自然界的认识，没有很高明的自然哲学。其实中国古代的农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等都很发达，中国哲学有自己独特的

“究天人之际，探阴阳之赜”的自然哲学和生命哲学。就拿中国医学对人体的研究，对天人关系的研究，对人的身心内外关系的研究来说，几千年来有非常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对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祛病延年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对整个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过去对中医哲学的认识和研究还远远不够，没有把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好东西都继承下来。“尽弃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是很可悲的，现在某些人对中医的取消主义态度确实很值得反省。中医存废之争也提醒了我们，中国哲学研究的视界还需要扩展，决不能把中医哲学这一块给疏忽了。实际上，不仅中医哲学探讨的天人关系、阴阳理论本来就是中国哲学的问题，而且它的主要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特别是它的思维方式，与中国哲学是完全一致的。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哲学特点和独特价值的具体角度，比如要深刻体会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方式，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去学习中医哲学。另外，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也可以从中医哲学研究中开辟新的方向和道路。所以我认为，整个中国哲学史界都应该加强对中医哲学的学习和研究，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中医哲学方面的专家，像在座的刘长林、张其成等同志这样的中医哲学专家实在是太少了。当然我们也希望出现更多的像罗希文同志这样的专家，能够把中医哲学典籍翻译成外文，传播到世界上去。总之，中国哲学史学界应该在研究和发展中医哲学方面更加积极有为，应该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后，要做的事情很多：一是要传承，二是要改革，三是要创新。这几个方面的任务都很繁重，需要哲学界和中医学界的朋友们通力合作，做大量具体的扎实的工作，付出长期的艰辛的劳动，甚至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渐改变中医被边缘化的状况。中医哲学研究与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整体状况自然是分不开的，但它可以用正确的理论、科学的思维方式、恰当的战略思想和政策建议，促使事情朝着有利于落实基本国策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这样定位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做每一件事情都要考虑到任务和目标整体的艰巨性，同时也不丧失信心。

我们要做的工作首先是传承，把先哲给我们留下来的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继承下来，传于后世，丰富人类科学文明特别是生命科学的宝库。有人说国学文献中1/3以上是中医典籍，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比例，但数量相当大是可以肯定的。这些文献典籍不仅要精心保存，而且要有人读得懂，有人整理研究，有人做理论联系实际的现代阐释，有人做今译和普及工作，有人译成外文对外传播，当然也需要有人从中医哲学的角度去进行研究。目前能胜任这些工作的专业人才

中医哲学的时代使命

越来越少了，而培养这类人才主要靠中医院校。我听有同志介绍，现在中医院校开的课程，1/3 是公共课，1/3 是西医课，传授中医药专业知识的课程也只占 1/3，加起来不过一年多时间。中医院校的学生，基本的中医典籍读得很少，像《黄帝内经》还不是必修课，有的学生连医古文都读不通。如果这是真实的普遍的情况，那么怎能指望这样的后继人才去传承博大精深的祖国医学和医术呢？我们要意识到，由于长期以来导向失误，目前人才培养的情况不容乐观。要采取切实措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还要多渠道地培养人才，才能完成传承祖国医学遗产的紧迫任务。

其次是改革，主要是改革重西医、轻中医的不合理的中国医学体系和医药管理体制，包括经费投入和事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也包括医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都需要以落实基本国策的精神去进行改革。改革中涉及许多具体政策问题，仅靠中医哲学研究还解决不了。但我们可以在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首先对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提出如何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前瞻性的战略思想，以及某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供中央决策时参考，就像贾谦同志领导的课题组所做的那样。要落实中央“并重”的方针，改变长期形成的中西医严重失衡的状况当然很不容易，有大量的改革工作需要去做。改革之难还在于要改变普遍存在的崇拜西方文化、轻视民族文化的观念，改变片面的科学主义观念和“现代化就是西化”的观念很不容易，中医的目前处境只是这种观念横行在一个方面的表现，因此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场思想观念上的革命。

开展中医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为中国人民的健康保障事业服务，为促进人类的自然健康服务，所以在继承传统医学精华的基础上还要创新发展，推动中医的现代化。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医虽然一直受到挤压，生存和发展都很困难，它需要自强，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扶植，但是并不以西医为对手，也不需要排斥西医，而是要以“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宽阔胸怀，善于学习西医的优长来充实、强壮、发展自己。这是中国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一贯态度，中国医学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传统。事实上，中医“悟道”的思维方式虽然有重视系统整体的优点，但是也有素朴性、直观性、个体经验性等历史的局限性。中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借鉴吸纳西医重实证、重定性定量分析的科学精神，克服笼统直观的问题，在分析的基础上达到更高的综合和对事物的整体性认识，也就是对“道”的更深刻透彻的体认。可以说，这是一条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既不丧失主体性又能有效地实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是一条综合创新、会通以求超胜的道路，也是中国医学发展的康庄大道和必由之路。中西医并重是中央的方针和

基本国策，我们走的这条道路与中央方针、基本国策是完全一致的，不管道路多么艰难和漫长，都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要完成传承、改革和创新的任务，所有有志于振兴中医药事业的同志都要做出巨大的努力，特别是中国哲学界和中医学界的朋友们要携起手来，团结奋斗。更广泛地说，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都要结成联盟，这两支力量要成为推动中国科学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1984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首次在香山联合召开了“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讨会”，严济慈、马洪、温济泽等前辈学者出席了那次会议。这两个研究生院是由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于1978年亲自批准成立的。1998年，在两院20周年院庆之际，又在中国科技会堂联合召开了“知识经济与国家创新体系研讨会”，旨在进一步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合作及联盟。我是这次研讨会的主持人之一，对此有直接的感受。今天，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医典籍研究与英译工程”和科技部“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为核心，多个单位学者参与共同发起成立的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是哲学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再次携起手来密切合作的一个重要举措。我们期待它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成果，不仅在中医哲学研究方面，而且为中国人民的健康保障事业，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中医理论研究要跟得上国力发展

任继愈 国家图书馆

中国哲学史研究从来就是把中医的理论看作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分。在座的楼宇烈同志和我一起做过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写作工作，我们把《黄帝内经》列为教科书的一章，这是从1956年开始的。我们认为中医不纯粹是科学领域的事，也应该是实践检验科学的哲学标准。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爷爷，我们爷爷的爷爷是靠什么维持健康的呢？怎么治病的呢？就是靠中医。这是不能够忘本的。但今天忘本忘到这么一个程度，竟然说中医不科学，这是不对的。怎么不科学？中国的数千年实践就证明了中医是科学的。

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医也随之得到国际重视。现在在国外，用针灸治疗很普遍，还在一些国家的医疗保险里给予报销。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逐

中医哲学的时代使命

渐提高，国际上看中医的分量，也同看中国经济一样重了。国际势力很实际，也很势利眼。对传统哲学，比如印度哲学，它的抽象思维水平也不低，可是现在国际上听到的声音就很弱。印度目前的综合国力还不行，她的学说就没有受到重视。现在我们国家的地位蒸蒸日上，国民生产总值年年提高，这是世界史上的奇迹。随着国势的增强，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要跟上。要增强我们的自信心，不要老跟着外国人跑。

《黄帝内经》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重视预防，以对疾病预防为主。增强人们的健康，就是这么一个指导思想。空气的污染，细菌的传播，每人碰到的机会是一样多，为什么有的人有病，有的人没有病；有的人受了侵害顶不住，有的人顶得住。这就关系到健康问题，个人健康有不同的问题。所以根据不同情况来预防保健，这是《黄帝内经》的主要思想。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医不是这样看的。例如对血压高，其中有心脏问题，但生气也影响血压高，天气热了也可以引起血压高，各种因素都在里头，它不仅仅是一个血液循环的问题。不仅是单个因素的问题，而是整体的问题。中医是整体的观念，整体的看法。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这种很可贵的观察问题的方法。

过春节大家收到贺年卡，可以看一看中国朋友、外国朋友关于通信地址的表示方面的差别，具体到地名，西方是小地方放在前面，大的放到后头，国家放到最后；中国是刚好相反，国家、省、地区、县、乡、村。这是写信上的不同。到外国买东西找零钱和国内也很不一样的。外国是先把零钱找给你，最后找给你整的；中国人找钱不是这样的。你拿十块钱买东西后，剩了五元六角钱，找钱时先给你五元钱，然后再给你找个零。这是思维方式的问题。西方先看见局部，然后再到整体；我们中国人是先看到整体，然后再到局部。这种思维方式很难得、很可贵，也是值得我们发扬的东西。

对中医哲学的研究，我们哲学史领域做得不够。我希望可以辩证讨论，可以交流。既然中医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中国哲学史研究刊物，其他哲学研究的刊物，应该给中医哲学一块园地，让他发表发表意见，辩论辩论，讨论讨论。如果能有一个中医哲学专门的刊物更好。不过综合哲学刊物有一个好处，就是发行面广、量大，影响也广。每年有几篇有分量的中医哲学研究文章出现，对整个学科发展也是有好处的。这个过程也是培养新队伍的过程。

我想研究中医，我们守土有责，对这个科学的领地不能轻易放弃。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民族兴亡的问题，这是民族能不能继续前进的问题。说大了是事儿，说小了也是小事儿。最重要的是建立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发现我们民

族的长处，发扬它的优点，同时对反对的意见也要了解它，吸收它。合理的被吸收，才可以壮大自己。我觉得吸收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合理的吸收作为自己的养分，这就可以丰富自己的文化，做到不断发展。我们的祖先过去是这么做的，中华文化也是这么发展起来的，现在我们还是要继续这样做。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咱们应该遵守这个规律继续前进。对中医的研究要从理论上跟上去。要了解西医，同时要发展自己。

向世界宣传中医哲学是我们的责任

罗希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中医学整体相关的理论非常辩证地、科学地看待人体，这种观点是西方医学主流中，所谓的“正统医学”不予以承认的，这点大家都看到了。我们中国人有责任向全世界来说明真相。如果不这样的话，人类的科学发展真的要进入一个非常不科学的状态。现在有人反对中医学，我把这个问题的现象归结到一点，就是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尤其在认识人自身的方面应该说是很不成熟的；提出反对中医观点的人，基本上是出于无知；反对中医就意味着反对五千年文化的历史，这是毫无道理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要重新认识中国哲学整体的情况。就医学方面来说，大家都承认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而《黄帝内经》是全世界范围内都很重要的哲学著作，但它长期被忽略了。《黄帝内经》不单涉及人类健康问题，还涉及对宇宙的认识，涉及天和人的关系，涉及人应该在什么情况之下和大自然和谐，而不是一味地斗争。长期以来国内从各方面研究这个重要的特点，但是应该说对人文科学、对思想领域、对文化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对“医”的问题研究得不够。

一百年以来，由于中国受到帝国主义侵略连带造成了中国学术的大面积溃败，这才有了中国文化被边缘化的这种状态。现在我们应该还历史本来面貌，我们不能够眼看着中国文化全面衰落，要有所作为；最起码作为有良心、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应该重视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国哲学往往被认为主要分儒、释、道三个方面，但这三个方面并不代表全部，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天人相关的医学也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现在认识到这么一个情况之后，就应该马上做一些挽救的工作。中国哲学史应该是包罗万象的，如果不把“医”这个重要的问题包括进去，怎么可能是全面的中国哲学史？我个人经过 30

中医哲学的时代使命

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本草纲目》等全英译本的中医典籍著作，考虑到的是目前中国的力量不足以使中国人重视中医、重视中国哲学和中国文明，所以我要唤起全世界对此的重视，让大家都看到它的重要性，来扭转目前这种不正常的局面。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是听西方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

如何看待人们对中医科学的重大误解？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中医科学的复杂性质？如果用目前西医的理论，那么越认真对待、误解就越大。但我认为中医科学是一个类似于门捷列夫周期表式的一种科学。我们中国的先人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毕竟还是不够的，还有很多空白点和不足，有待后人来加以补充；但这个体系本身能说明中国人是一个早熟的民族，早熟于其他国家至少一千年。所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在近代以来的突飞猛进，一时间显得中医学好像反而就不科学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现在的计时，时间的计算，西方的现代科技已经把时间精确到万分之一秒，它的原子钟为万分之一秒以下的准确，以此预报时间。但是我们中国的历法，中国的计时方法每年有 24 个节气，什么时候该种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天气，每个月的十五月亮都很圆，这些东西大家都看到了，认为这个和基本准确、或者说 99% 准确，这样的要求就可以了。但只认为万分之一秒的准确的才是科学的，而不承认 24 个节气的准确性，这本身就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们现在有这个责任，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其他的学科共同努力之下，来找出关乎到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及其规律。中医学在中国历史上，在西医没有传到中国之前，是唯一的医学科学。而且，在中国人文历史上并没有发生像欧洲在中世纪出现的一死就死几千万人的鼠疫那样的传染病，这充分说明了中医学这个学问是非常科学的，而不是不科学的。一些不懂中医科学或者说是没有研究过中医的人说中医不科学是信口雌黄。

我还要补充一点，2000 年当时美国的总统克林顿请英国科学家霍金谈一谈人类 21 世纪重大的科学发展。霍金说，21 世纪是人类研究生命科学的世纪，而生命科学在他看来就是遗传基因研究。他的话很明确，除了基因研究之外，所有其他的科学发展都不能算是重要的研究。我看了这个消息之后，感觉到这是全世界范围一个最大的缺失，为什么这样讲？遗传基因的研究，从微观的一些方面研究，对人体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是人类在没有完全了解自身的情况之下就比较匆忙的行事，而且认定其唯一性、把基因研究看作全世界科学发展的唯一重点是很有问题的。我认为对国际的政治家和有名望的科学家的说法，我们中国人应该作回应，不能让这种片面的东西流传于全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中国人